

JIUAOJIUE YU WENYIXUE CONGSHU

比较文学与文艺学丛书

WANGSHIDE WENYI SHENMEIXUE WENJI

第一卷

王世德文艺审美美学文集

王世德著



王世德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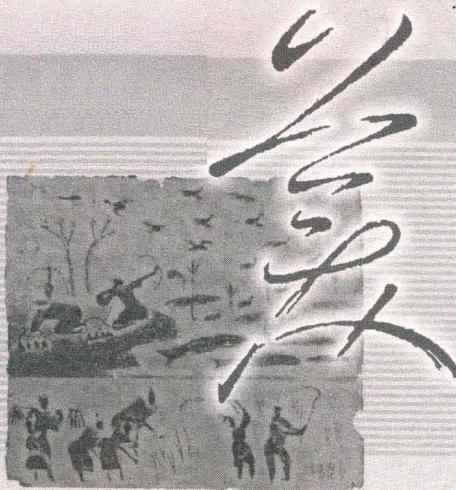


比较文学与文艺学丛书
四川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项目

王世德文艺审美学文集

第一卷

王世德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比较文学与文艺学丛书》编委会

主 编：曹顺庆

编 委：冯宪光 王晓路 李 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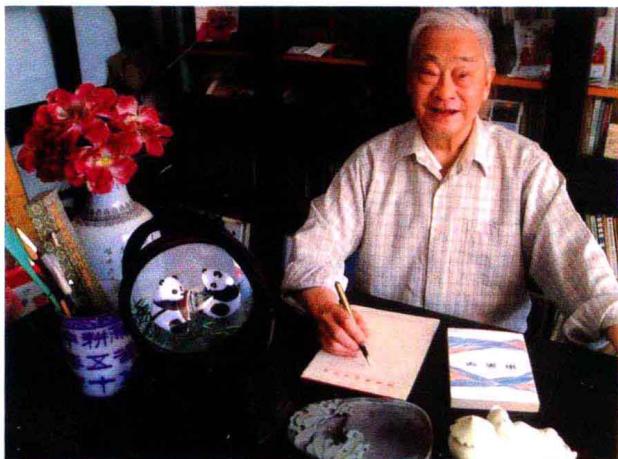
徐新建 刘亚丁 阎 嘉

吴兴明 段志洪

秘 书：王彤伟



王世德教授



2005年于
四川大学桃林
村书房



部分作品



《美学辞典》
编写组 1980
年于四川大学中
文系



夫妻合影 2000 年于四川大学桃林村家中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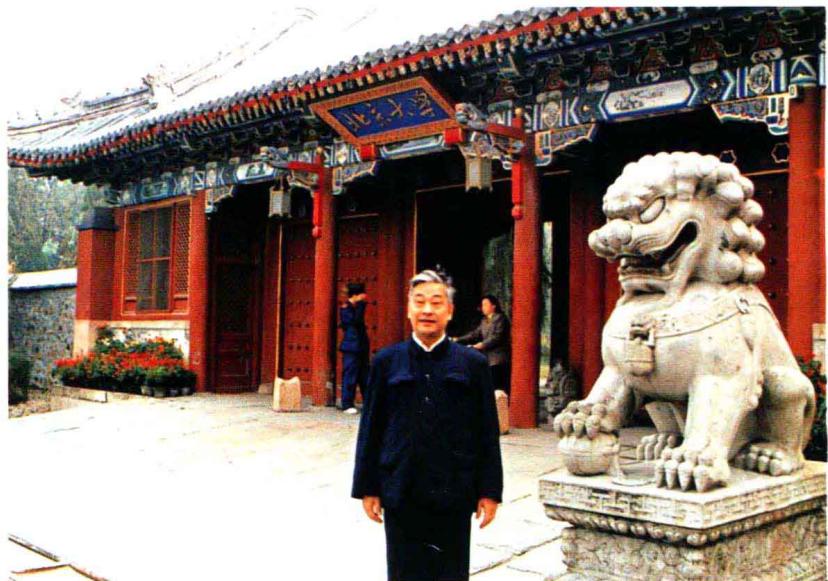
全家福 2000 年于无锡



2011年5月15日于成都窄巷子

前排左起：侯水平、王世德、刘再复、陈菲亚

后排左起：唐林、李明泉、阿来、朱丹枫、苏宁、艾莲、罗勇



1988年于北京大学

总序

谢和平

四川大学是一所拥有深厚人文底蕴的巍巍学府，人文社会科学实力雄厚，大师巨匠辈出，巴金、郭沫若曾寒窗于此，顾颉刚、冯友兰曾授道于斯。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曾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为四川大学的美学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川大美学研究秉承朱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为指导的治学理念，严谨求索，治学不辍，淡泊名利，乐在其中。我校文学与新闻学院的美学研究专家王世德教授，勤于治学，夙夜匪懈，成果丰硕，先后出版专著十多本，文章约 800 篇，共约 600 万字。今年届八旬，依然勤奋不懈，坚持科学的研究。

七年前，我和王老先生初次相识是在金庸先生的欢迎晚宴上，虽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相谈融洽。此后，我与他的交流渐多。今天，作为首批读者，我有幸率先读到了王老厚厚的四卷文集书稿，信手一翻，即可感受到王老优美的语言文字、深厚的学术功底、深刻的学术见解、开阔的学术视野，更为王老八十高龄仍然笔耕不辍的精神所折服和感动！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王老先生为创建文艺美学作出了重大



序 论

XULUN

序 论

贡献。长春出版社 2010 年 7 月出版的《中国文艺美学学术史》第三编设专章论述了“王世德的文艺美学主张”，对他的贡献和成果进行了介绍。他积极倡导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主张努力克服脱离人民实际审美生活的缺陷，紧密联系实际，联系人民审美生活，联系各种艺术，联系当代审美思潮，深入探索美学规律，以求能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审美水平、能力和境界。他还带领川大中文系七七级同学和他的第一届文艺美学研究生共同组成了美学研究组，与全国诸多专家共同编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美学辞典》（1986 年），对我国美学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理交融，视野开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四川大学学科齐全，综合互补性强是我校最为突出的优势和特色。我作为四川大学这样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校长，对于王老学术研究中力求“社会科学在与自然科学的交叉渗透中创新”特别感兴趣，特别看重。王老在文理交融方面的探索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文集第一卷收录了他的《相对论等自然科学给审美学的新启发》、《美学新趋势》等文理交叉性的学术研究论著。这些论著对于美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对于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学与用合，知与行会。王老的座右铭是“美学研究在坚持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要面向现实，加强应用”。几十年来，他始终坚持身体力行，乐此不疲。他到文工团任过戏剧队长，到文化局做过艺术科长，积累了丰富的文艺工作经验，所以他能深入浅出地阐释原理，驾轻就熟地运用理论。同时，他十分强调面向现实、加强运用，把文艺美学拓展到大众文化生活中，诸如旅游、休闲、美食、楹联、奇石根雕、商业广告、杂技、体育、选美、老年养生等方面，甚至还对网络文艺和手机文艺的审美特性进行

了研究。这在文集第一卷至第三卷中有具体生动的体现。

授美传美，硕果累累。文集还反映出王老在美育推广与传播方面所做的探索和成果。20世纪80年代，他在成都航校搞“试验田”，举办美育培训班，帮助建立美育研究会，成立全省中专美育研究会，指导编写《审美大辞典》。他还指导多所学校编写了十多种美育教程，一一为他们写序，并不遗余力地予以推荐和扶助，扩大并丰富了美学的影响和作用。王老在担任四川省创造学会美育委员会会长期间，到很多中小学去听过课，组织并参与了许多美育研讨会和美育活动。王老的这些努力，让美育在更广阔的田野生根、开花、结果，促进了美学在四川全省的广泛传播。这些方面集中体现在文集第三卷。

德术双馨，诸家说评。文集的第四卷编入了全国一百多位专家、教授于2010年特地为他写的回忆录。王老的文章、讲课、报告、都富有情趣，很能吸引人、感染人。这是很多专家、教授的同感。朱光潜先生有言，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人世的事业。王老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学术成绩和学术影响，就在于他的出世的精神，在于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正如全国唯一的美学理论旬刊《美与时代》在“编者按”中评价王老时所说：“王先生的著作和精神，是我国美学界的宝贵财富。”

我作为川大校长，为我校有这样杰出的老教授而倍感高兴和欣慰。

是为序。

作者简介：

谢和平，著名力学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十七届中

序 论

央候补委员，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四项国家级大奖，以及孙越崎能源大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和省部级二等以上奖励多项。谢和平院士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最早建立了裂隙岩体宏观损伤力学模型，开拓了裂隙岩体损伤力学研究新领域。1985年起，他创造性地引入分形方法对裂隙岩体进行非连续变形、强度和断裂破坏的研究，形成了裂隙岩体非连续行为分形研究的新方向，并与损伤力学相结合，在岩爆、地表沉陷、顶煤破碎块度控制等重要矿山工程应用中获得成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曾任中国矿业大学校长、煤炭工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等职务，2003年起担任四川大学校长。

序

李泽厚

世德兄：欣闻大著即将出版，特此祝贺。五十年代同治美学情景似犹目前，吾兄之勤奋谦逊印象良多，转瞬竟睽违数十载，老骥伏枥，壮心未已，你我同年，吾兄于美学如此热情，探究日深，笔耕未辍，努力建构文艺审美学，颇有心得建树，坚忍不拔，令我惭愧。自《四讲》书后，我多年未与闻此业矣。近日复因病未能拜读尊著履行承诺，极为歉疚。谨草此数语，聊表心意，以代作序，如蒙笑纳，当不胜荣幸感谢之至矣。

2012年3月19日

作者简介：

李泽厚，湖南长沙人，1930年生。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德国蒂宾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著述甚丰。其代表作有《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

序 论

《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论语今读》、《历史本体论》等。

献身于美学王国的东方求道者

刘再复

(一)

2011年5月，我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里第一次见到王世德先生。在作《红楼梦的哲学阅读》的讲座之前，于休息室里，我突然听到外边有一响亮的声音在呼喊：“刘再复在哪里？”我应声走出门口，见到一个大约80岁的老人，便猜中这就是王世德先生。“我就是刘再复，你是王世德先生吧！”不错，彼此都觉得一见如故，让我感到特别欣喜的是，他竟然像是个“老顽童”，浑身一派天真、爽朗气息。也许因为20年来，自己的人生正在作“反向行走”，即不是向着更高功名的方向行走，而是向着童年、童心的反方向走，所以立即感到眼前这位老学者格外亲切。在讲座中，他精神抖擞地坐在第一排倾听着，过后带我到他家里，一起畅快地谈论学术与人生，这又让我感到他非常谦和。那一天，我在他家里睡了一个雷打不动的“午觉”。在布满书香的屋里，我想到：中国学者中，像王世德先生如此天真、如此谦和的品格快消亡了。有名声而不失天籁，有成就而不当寨主，更

序 论

不称霸，这种品格愈来愈稀少了。从 19 世纪末到今天的一百多年里，其实中国并不缺少“文化知识”，而是缺少“文化情怀”。谦和，便是文化情怀的一种呈现。我在文章和谈论中，一再称赞三个近代历史人物是最具广阔文化情怀的稀有生命，这就是梁启超、蔡元培和胡适。他们的思想不能算是最深刻，学问也不能算是最深厚，但他们都有种中国最缺少的极为优秀的作风，这就是宽厚、谦和、包容的作风。这种作风有很高的价值。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文字语言中，而且体现于行为语言中。对于历史人物和现实人物，我总是守持双重文本（书面文本与行为文本）的评价尺度。这也许正是我国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眼光。由于个人经历的特殊性，我接触到的中外学人很多，但见了王世德先生所以会感到分外亲切，正是与这种看人的眼睛与尺度有关。

(二)

在四川成都见面时^①，王世德先生把四卷本的《王世德文艺审美学文集》打印稿给我看，并希望李泽厚先生和我共同为他作序，面对老先生的诚挚我答应了。于是我把稿本装入箱中，让它和我一起漂泊到了韩国，之后又经上海、香港来到美国落矶山下。可惜与王世德先生同龄的李泽厚先生身体不好，无法阅读，也难以作序，但他郑重表示，让我把此话写入序中：“我写了美

^① 2011 年 5 月 15 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刘再复先生偕夫人陈菲亚与王世德教授，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朱丹枫，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侯水平、副院长李明泉、文学研究所所长苏宁，《当代文坛》主编罗勇以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唐林、哲学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艾莲等于成都窄巷子亲切会谈。

学四书之后就不再研究美学了，而王世德先生却一生孜孜不倦，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美学这一阵地。他的这种精神，让我十分钦佩。”李泽厚先生只管赞美，而我则只能独自完成去年在成都的许诺了。

虽是 2011 年才和王世德先生见面，但在此之前，我已熟悉他的名字，并在学术上与心灵上多次与他相逢。所以在和他见面之前，我对王世德先生便有了一个相当深刻属于自己的印象。觉得王世德先生虽然比我长 11 岁，但其命运和我一样，都是被上帝罚为“不断跑步”的人，即不可停留、不可喘息的人。王先生从 1956 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担当副博士研究生之后，便把生命投入文学、美学，尤其是美学，而且从那时起，五十多年来一以贯之，天天都在求索，都在思想，都在写作，这种被人称作“勤奋”的劳碌命，意味着对学问何等酷爱和蕴含着怎样的意志力，我比较清楚。

除了这一点印象之外，我还有两次具体的切身感受。

第一次发生在 30 年前的 1981 年。那时我刚出版了《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这之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第 6 期）上先发表了其中一章，并加了一个标题“论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没想到，此文得到的第一反应，竟是素不相识的、远在西南校园里的王世德先生。他写了一篇评论与商讨文章，题为《鲁迅美学思想探索——文艺是让人兴感怡悦的审美对象》，发表在《四川大学学报》第 11 期上，写作时间 1981 年 11 月。我在《论稿》书中有这么一段论述：

鲁迅历来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艺术社会功